

景明刻本子

彙

六

關尹子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
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
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
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
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
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
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
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
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

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
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
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
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
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
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
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
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
鬼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

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
冥茫茫乎若履橫校而浮乎大海之沙漠超若處金碧
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闔
虎兇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
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
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
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
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
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按陳氏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志皆不著錄

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
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依
托也序亦不類向文今考其書時取釋氏及神仙方
伎家如識想起滅暨嬰兒蓋女金樓絳宮之類周時
或無是語也至豆中攝鬼杯中釣魚又似漢晉間左
慈郭景純事豈本書存而或附益之歟抑假托者歟
然文詞峻潔闡揚道意深得二氏肯窾非冥契玄解
者不能作也謂爲關令書則不可必爾丁丑夏日志

關尹子 道家二

一字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闔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

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
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
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
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
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
道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
角存羽甲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
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
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
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
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
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
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

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

於夕

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

將來契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爻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

物橫執爲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

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曰邊不問豆豆不答邊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歟咎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篇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
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
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
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
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
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
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
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
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
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

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
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
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
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
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
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
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

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盜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

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簞得風
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
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
時即名爲形

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
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被瓦石
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
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
如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

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爻之覺熱內想大水爻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

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
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
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
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
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
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
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
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
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

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卯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

是爲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又言去非育非無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

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
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
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
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
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
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

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弊是以聖人渾
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
愚時明時拙時巧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
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
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
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碁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
堂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
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
人之道則然

四符篇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
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竒無人冬凋
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比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

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
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
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
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
吾之精一滴無存亡尔吾之神一歛無起滅尔惟無我
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
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
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

魂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
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
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
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
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
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

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
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

者生

一本魂藏之
下惟有水之
為物能藏金
而息之能滋
木而榮之所
以析魂魄廿
二字更完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

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盡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

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
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
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
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
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
爲菟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
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舍肝當
作舍肺

曰鬼云爲菟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
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
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菟升重濁者魂從

魄降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覓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覓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

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曰五者具有竟竟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竟耳
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
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同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
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
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
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
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
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竟魄知夫倏往倏

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寃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寃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

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又生能忘精神而超
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
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
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
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
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菟義則陰而冥可
以御魄

曰蜚蝗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螭白者存丸中俄去
殼而蟬彼蜚不思彼螭奚白

曰庖人羹螯遺一足机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尔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騫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

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五鑑篇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竒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竒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父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

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
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
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
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
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
物可間吾之云爲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
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

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曰無恃尔所謂利害是非尔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於尔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竒物生竒物想生竒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

想曰識譬如犀牛角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被
真月初不在角曾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
見物內不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
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
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
吾心有大常者存

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
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

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
真者亦偽之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
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
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
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
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
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
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
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

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

不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篇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

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

者多夢簞簞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
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
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
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
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
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
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
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
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
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
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
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
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
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
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

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獮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
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蛟蛔外烝蟲蚤
瘕則龜魚瘦則鼠蝱我可爲萬物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
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
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
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

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篇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

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
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
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
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
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
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
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
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
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
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

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
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
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
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
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
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
生無死客有去來邇常自若

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
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

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徒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

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
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翦然
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
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讐讐
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
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

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
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
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篇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
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
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
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

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
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
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
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
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
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尔物不知我我
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
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疑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

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
齒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
存者

曰鳥獸俄啣啣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
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
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
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
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

之即道執之則物其天不具
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弊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

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
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
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
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
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
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

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
先物天下之賢者不奔賢而奔愚與天下之愚者不奔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又之竊議於未失
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
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
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
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
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

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訛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
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
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
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
道

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
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
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竒務者窮困灾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

之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

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尔道方尔德平尔行銳尔事

關尹子

終

子彙

亢倉子

道家三

全道篇第一

亢倉子居羽山之顛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鱉啜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鱉啜曰不者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鱮爲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狐爲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况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譖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鼈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眇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禮乎堯舜之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樗色蹇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聘亢倉子既謝榮之

樗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
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
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
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
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
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
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无外志
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
昏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清清而
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

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爲也亢倉子曰
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
何也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无與樂安所取哀蛻地之
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虛者道之
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
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
以黑爲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汚吾又安知天下之
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者矣夫瞽視者以黈爲
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爲頽黃
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

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
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
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无能滑吾真
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
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
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
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
其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
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
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

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龔於道

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果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酌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鷓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豐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无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雞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嚙氣谷

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剽情端
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
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
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
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
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
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
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
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
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踈踈之而親恩甚則怨生

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曲爲貴
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
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
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
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爲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无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
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
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
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

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
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
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臯
也吏之有臯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
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
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
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
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
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
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

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
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於荆荆曰必
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
封珪戎弓先君得之于胡綿代功寶傳章翼嗣今荆恃
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
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於此飾
楚之寶以貫罪於君楚所不能君必致夫真今荆以淺
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效與國荆失諸侯
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
存鄭其爲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以胡珪戎弓往

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
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反其賂而益善焉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
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
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展其欲則
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
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携保抱逋逃
隱蔽漂流捃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
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
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窮者日窮刑

罰且貳匱者日匱科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
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
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旣惑則
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
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
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
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无伏士矣人
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不
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廼能无逆節矣誠如是舉
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背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

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縵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挾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

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
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
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
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
官至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
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順凌逆安得動哉平王返正
既宅天邑務求賢良等聞一善憫豫連日左右侍僕累
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
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
者反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无能斷明

徒唯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爲多不時匡遏就
茲固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
曰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爲齊明
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
網踈濶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无忌
諱禁網踈濶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
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
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
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
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

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禳祈禁網
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禳祈則俗多忌諱
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
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
所適則讒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樸貴華之謂浮
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
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噐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
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
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
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

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
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
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
違之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
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
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
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爲則人富亢倉子曰
賦歛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人
貧勾粵之斡鏃以精金鷲隼爲之羽以之楛箠則其與
槁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衝覲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

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
蜺以之割穫則其與劊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
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
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
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
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
蠹姦者出言長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
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
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
刑曰青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

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為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
陷貞良濶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
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
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
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
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妒而不賞欲人之就善
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
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愈

怒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官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蚕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无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无爲

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
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
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
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
萬物也所謂 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
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玉之所以難
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鍤石也
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
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竒技通說而被
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

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
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
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
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
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
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
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
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
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
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

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黷效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黷效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

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
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无
違乎理故天不忒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
開替蠻夷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
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
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
聞竒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
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
物不化夫不傷貨財姦人朶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
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

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邾龍覩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爲國脩政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脩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脩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患

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
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
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爲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
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
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
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踈
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
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

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閑
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
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
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
稱賢効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
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陪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
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
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乘時夸毗者所蚩給於是
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焉今不知爲工受不信

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慕義爲義義而不自義爲義然則信
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
而循衽仰而謔超然而歌曰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
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羗忽不知其
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
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也
莫可爲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
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
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

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
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
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
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
臣巧隨之求士也則竒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材至若天
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
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
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
仙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
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

衆賢自至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之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

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
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
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視察
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
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
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至天不訓道篇第七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
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
成萬類布丕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

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
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
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
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
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
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
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
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
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
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

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

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
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
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
君則爲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
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
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
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
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
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此善事父母
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莊侯他高冠嚴色左

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
視莊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
上齊國之寶也莊侯他應聲解劔而去於乎人有偏蔽
終身莫自知已矣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
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
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有
以正之者君子耻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
罕言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
視已正乎哉此之謂返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
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

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予其子伺將行仇
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
舉此類也冒濫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
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
未甚信既而翟西見殺謂多言之人爲踈露亦有辭約
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謂
叢襍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
可殫載若非徹識安能洞詳時有不可不應事也者內靜
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不求事也者內思而外待
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

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
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
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
耳豈不蹙歎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剪制其情
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
前人之性而闡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疊日積
兒童之所簡者乃耆耄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心慮
之所疾徼責天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徼責天下之迷
者已之未明也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
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今不一今則不可以守不可以
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
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
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人農人
非徒爲地利也貴行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易則邊
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
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複其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
死其處无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皇几遽

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噐賈攻貨時事不龔敘之以上功是謂大凶凡稼

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冬至已後
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藝
生見死而獲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
年祀土無失人時追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
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
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
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於其施
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
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
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爲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

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地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
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
欲相與扶三以為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
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境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
踈則多粃境而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
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
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強
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蕾得時之黍穗
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

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
厚糠而蓄死得時之麻踈節而色陽堅泉而小本失時
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
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
時之菽必長而蔓浮葉虛本踈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
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醇色食之使人肥且有
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穗是故得時之稼豐
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
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温
夏飽則身涼夫温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

瀆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天報之 兵道篇第九

秦景主將眎強兵於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滎泉賓于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邪亢倉子油然虧眎曰朕以主為異之問而寧弊弊焉以斫刺為故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景主一拜再舉斂黼衽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亢倉子仰攘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

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
上矣嘗無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
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梭兵
也侈鬪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
人實揭材木以鬪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
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
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桀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
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
不可廢譬水火馬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
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

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

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虜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敘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悞狠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

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主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
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於是步前稱
觴為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

加天關白書行道子禮弟

按晁氏曰唐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然
求其書不獲襄陽王士元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
周氏涉筆曰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濫益
至正指唐事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
也惟農道一書可讀據二氏則此書唐人所偽矣然
柳子厚唐人乃獨不聞而疑之何與且無其書不應
虛尊為經既尊為經不應鑿空補入是皆有可疑者
至農道篇亦多掇商君書及呂覽語謂云可讀者愚
不審所指也
丁丑夏日志

亢倉子終之澁限入之夫其至子彙第六冊